

台視八點檔

楊麗花
精緻歌仔戲

洛神

方璧成署帝



簡遠信◎劇本原著

簡志冲◎文字整理

小說族叢書

洛神

簡遠信／劇本原著
簡志冲／文字整理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

洛神

劇本原著：簡達信

文字整理：簡志冲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2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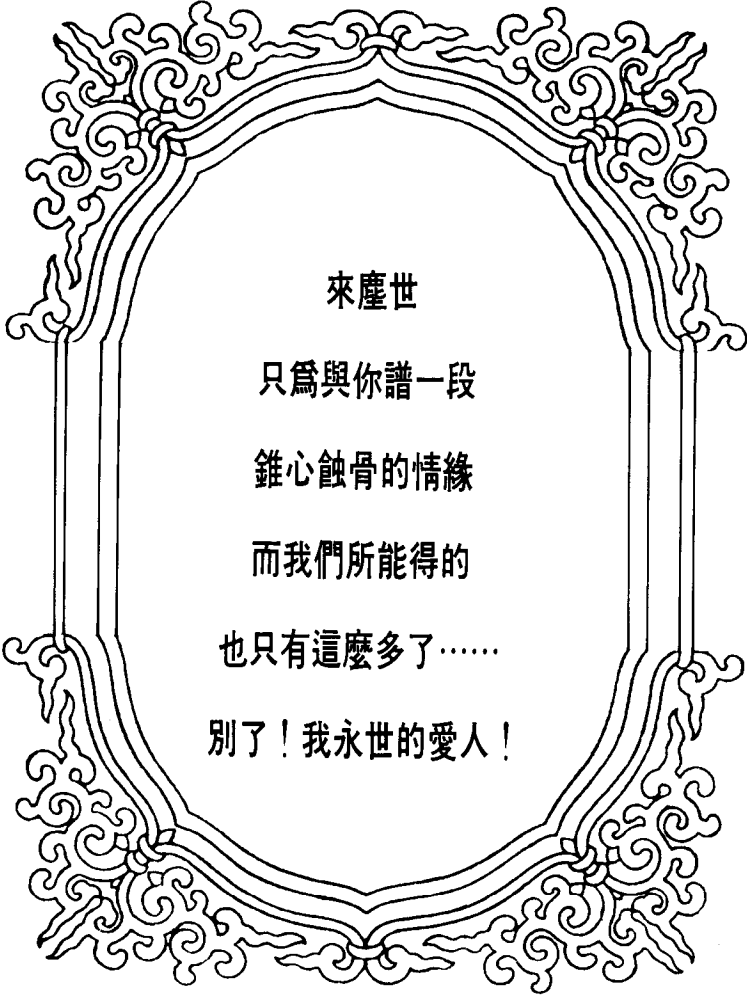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701-8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來塵世

只爲與你譜一段

錐心蝕骨的情緣

而我們所能得的

也只有這麼多了……

別了！我永世的愛人！

創新中求進步

——《洛神》自序

簡遠信

《洛神》一劇早在我未進楊麗花歌仔戲團之前，已醞釀籌備多時，而楊姊和宗哥（宗華）更爲台灣電視史第一次將歌仔戲搬上八點檔，而廢寢忘食！

初由楊姊交代接寫洛神，心中惶恐不已，這齣戲碼在平劇、地方戲劇已多次演出，連電視歌仔戲都演過四次，想突破困難，心中卻更加猶豫。奈何楊姊執意，宗哥也準備了很多的資料，在兩人一番鼓勵之下，也只好硬著頭皮接了下來。

戲劇不同於正史，年代、情節只有依故事發展而做「顛倒」的安排，自坊間買了多本參考資料，大都爲《魏曹父子詩選》、《曹丕年鑑》、《曹植年鑑》等書，一般描述《洛神》之書卻未見著。聽過南宮博曾著一本，惜已絕版，未能親眼目睹。曾花多日時間去翻閱

二十四史，將之一切相關事件一一列出，再加以創作，而漢朝之賦可參考詞句更少。歌仔戲唱詞多且繁，八點檔除了一般歌仔戲觀眾，楊姊更有心讓學者、非歌仔戲觀眾、學生都能接納這種台灣的藝術戲曲，故而寫作、用詞之間，字字斟酌，如果時間更充裕，當能更好。

這是台灣電視史上一大創新進步，能參與其間，與有榮焉。只盼望能得到觀眾的迴響，有批評和指教，我們才會更進步。

感謝楊姊和宗哥給我這次機會，感謝士榮在寫作之時多次的指正（他的文學造詣比我高更多），也辛苦我的小徒弟簡志冲這次為出書不眠不休的整理；辛苦謝淑美，天天提心吊膽的打電話催稿，才得以讓這本電視版小說誕生。

新面貌・舊戲曲

——介紹《洛神》

鄭士榮

簡遠信囑我作序，而我以為應找專家為其作序才對，但他堅持由我為這本書說幾句話，因此只好勉而同意寫了這篇文章，對這本書作簡單的介紹。

《洛神》雖是很通俗的故事，但是坊間不易找到完整敘述這個故事的書。這次台視製作《洛神》這齣八點檔歌仔戲，經楊麗花力邀簡遠信寫這齣戲的劇本，終而使這個歌仔戲已演過多次的故事，得以再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和觀眾見面。而很高興的是這個劇本又再由簡遠信改寫為小說，可以讓讀者也有機會一口氣看完這個全新改編的故事。

簡遠信寫感情戲非常擅長，情到濃處常能令人感動落淚，《洛神》中，曹植與甄宓的坎坷戀情及兩人的悲慘結局，由簡遠信寫來，另有一番哀戚。

一向強調不違背正史及常理的簡遠信，這次寫《洛神》一樣全力考據，在正史架構中鋪陳曹操、曹植、曹丕父子三人的關係，以及曹植、甄宓、曹丕三人的感情糾葛。此次《洛神》與以往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加入了郭后的角色，並特別加重，使得戲分更具張力。而正史上也確有郭后其人，簡遠信在劇中對其心理轉折著墨特多。

簡遠信是目前國內少有能編、能演、能唱歌仔戲的人才，他出身歌仔戲世家，幼時即受外祖母錦玉己、母親小招治的薰陶，耳濡目染歌仔戲的粹粹，自己又好文學詩詞，因此使他這個學機械的人也能成為歌仔戲編劇好手。《洛神》是他第一次寫八點檔歌仔戲，有了這次的經驗，相信未來再替楊麗花寫八點檔歌仔戲，必能更為精采。

這次《洛神》中的唱詞華麗，不少是簡遠信嘔心瀝血的得意之作，在小說之中他也收錄精華，有興趣為歌仔戲唱詞寫作的人，可參考他對唱詞的諸韻寫法。

簡遠信對發揚歌仔戲有很大抱負，相信《洛神》只是他的起步，未來還會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*本文作者現為民生報影劇版記者。

洛

神



序曲

初夏午後，溽暑擾人。天際間湧起了層層的烏雲，勢必將有一場風雨。

狂風中，但見兩匹快馬自玉山急奔而下，兩人行至江邊頓了一頓。做侍從打扮的一人舉手向前指，另一位身著戰袍、英姿勃發的少年循方向望去，見不遠樹林有一廟宇矗立其中，少年道：「好！無言，我們就到那廟裏暫避一避。」他說完，兩人便策馬向前。

霎時，一道金光劃破烏雲，擊中一株巨木，頓時火光熊熊，好不駭人。少年的馬兒一驚，縱身躍起，少年控馬不力，幾乎摔落馬下。一旁的無言見狀，即翻身下馬，半蹲於地，雙手合抱胸前。少年人影飛落，腳踏無言雙手，借力飛身入廟。而雨，已肆無忌

憚地下了。

少年回頭得意一笑，身上湛藍鎧甲未因雨勢而有絲毫濕意。無言安頓好馬匹，進得廟內，慌忙關上廟門。「砰！」一聲，門卻應聲而倒。少年小將一驚，隨即朗聲大笑。

回頭只見此廟宇架構宏偉、雕繪雅致，卻長年失修，而使得珠玉蒙塵，殘破不堪，似已荒棄良久。蛛網漫漫，幃簾低掛，分辨不清神案上供的是何方神聖。為何今日寺廟會如此淒涼？正欲趨前看個分明之時，廟中大樑轟然自頭頂落下，少年大吃一驚。無言一個箭步，飛身而起，雙手已托住大樑，待主人安全無慮，無言方將大樑放開，落地之聲震天，揚起了瀾漫的煙塵。

少年立在窗邊，驚魂甫定，瞧著那兩人合抱的巨樑，心有餘悸地苦笑：「無言，幸虧你機警，否則子建此時已一命嗚呼矣！」無言急忙咿咿呀呀比手畫腳，表示不敢居功；原來，無言正是曹子建的啞僕。

一陣風雨掃來，曹植避至神案邊，歎了口氣。「這場雨不知要下到何時？」順手整理案旁的乾草，席地坐下。

他的手往地上一壓，忽聽得一聲清脆。曹植倏然而起，趕忙撥開乾草堆尋找，竟發現了一塊雕工古樸、色澤溫潤的玦玉，素雅的玉身上已有兩道淺淺的裂痕。曹植輕輕捧

起玉玦賞玩，心中思忖著，會是誰把這方美玉遺落於此呢？此時一旁的無言已脫下全濕的上衣，披晾起來，靜靜地端坐在曹植身旁。

曹植望著玉玦，古玦上隱隱現出微微的暈光。曹植驚呼：「無言！快來看！」無言進前一瞧，只是一方古玉，並無特殊異樣，玉玦上的光芒早已消失。此時，疾風撞開了窗子，驟兩順勢打了進來，無言急忙起身去堵住窗子。

奇怪！難不成是我眼花了？曹植再捧起玉玦，心中一陣狐疑。誰知玉玦又逐漸泛起暈光，曹植不信眼中的驚奇，揉了揉眼睛再看仔細，玉玦的光芒卻越來越亮，越來越強。不知何時，曹植身畔已起了縷縷煙霓，彷彿置身在無垠的仙境。

仙境之中，徐徐的輕風捲著蘋花，柔柔地拂過臉龐，清香的粉絮隨風飄舞。煙霞縹緲間，隱約傳來天籟般的樂聲。曹植聽得出神，猛然定睛一看，一位絕色仙女自雲河中緩緩地飛過。曹植急忙起身，追向前去，腳底一輕，也凌空飛了起來。

曹植追著那美麗的背影，她黑緞般的鬢髮上戴著瑞玉鑲成的金步搖，項上纓絡輕輕地擺動，紫衫紅衣任風搖曳，拂掠紗袖，牽起陣陣的香氣。他不禁脫口喊著：

「神仙姊姊！等等我！神仙姊姊……」

仙女回頭顧盼，輕顰淺笑，萬般嬌柔。一個轉身，衣上的美玉叮玲作響。仙女伸出

纖纖柔荑，曹植喜上眉梢，急忙伸手緊握。兩人拉著手，一同飛入七彩雲霄。長空中仙樂輕揚昇起——

清煙靄靄彩霧飛

天河雲路現宓妃

翱翔銀漢天仙配

餘暉滿霞影雙隨

曹植見仙女姊姊明眸朱唇，雖淡妝輕抹，卻顯得脫俗動人；姿容婀娜，儀態萬千，訴盡無限的柔情。正當傾醉於神仙姊姊月貌花容之際，只見她淺聲輕笑，彩帶一收，曹植抓了個空，從青空中直落而下——

曹植猛然驚醒，手一捏緊，原已有裂痕的玉玦立即斷為四片。閃動的火光映在他的臉龐及手上，手中斷裂的玉玦似乎仍能感受到仙女姊姊的餘溫。曹植環顧四周，只剩斷壁殘垣一片，才見無言早已燃起一堆火。

「原來……原來，我睡著了……」

將玉玦小心收入懷中，一起身，無言也立即跟著站起。曹植揮揮手，示意無言坐下休息，自行於火堆中取出一支火把，走向神案前。

案上一女神像娥然而立，儀態高雅，端正嫺德，容貌卻與方才夢中仙子有幾分神似。那嬌美的眼神、盈盈的笑容，不正是夢中的神仙姊姊？燦爛的笑容不禁令曹植心頭一怔。案邊斜倚著一塊橫匾，上書著龍飛鳳舞的「洛神」兩字。再將火把旁移，見一方石碑上隱約刻有文字，曹植將火炬趨近，順著模糊的痕跡逐字細讀。大意是，宓妃原為伏羲、女媧之女，不幸溺死洛川；天帝憐之，冊封為神，遂留洛水；後嫁洛川河伯馮夷為妻，故人稱洛神，興廟膜拜……

「宓妃？洛神……」

無言走到曹植面前一番比畫，曹植方回過神來。看看窗外，原來適才那場暴風雨早已停歇，只剩窗簾上掛著珠簾，偶有一陣風來，嘩然滴落。曹植信步行至神廟之外洛水濱，抬頭仰望，只見熠熠星輝，皓月當空，投映在水光波粼的洛川之上。

「難道……我夢中的神仙姊姊，就是洛神……？」

無言已備好馬匹，比手示意必須繼續趕路。曹植點點頭，噓口長氣。兩人一躍上馬，飛馳而去，消失在山道盡頭，只留下蟲嘶蛙鳴。洛川之水銀波蕩漾，或而淺流擁輕

浪，
即又翻沉
奔流東逝。